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九章 行刑前之遺囑

話說沈公把這案子審完以後，何以立時便傳見首縣，原來是把這兩名犯人發交下去，並在保甲局總辦送呈那紙供狀上，親筆標下硃諭，將熙智定為主使犯，蔡屠戶定為行兇犯，兩人一律是斬立決的罪名，命首縣監斬，即於次日行刑。沈公如此嚴辦，無非對於近來凶殺之風，深惡痛絕，存了個懲一儆百的意思。首縣稟見以後，當面奉了交派，除去照辦以外，自然是莫贊一辭。話說到這裡，其中似乎有個疑問，就是普通刑事罪犯，在前清時候，照例是應該秋後處決，甚而還要經過御覽，所以那時的宮門鈔，有內園進呈勾到本的話，是見殺人一事，恰是鄭重極了。何以沈公便能如此的專擅呢？殊不知以上所說的，那是普通手續。沈公處理此案卻是便宜行事，兩者原自並行不悖的，因為前清時代的督撫，不但是封疆大吏，而且還兼著欽命大臣的職銜，所以督撫出告示，都有欽命的字樣。講到權力，實在非常的大，要把話再說透徹些，就好比古時年間代天巡狩的樣子，雖然沒有王命旗尚方劍的形式，卻具著那一種精神。無論大小事件，一切皆可便宜行事。就算是文武官吏，若認為應該立置重典的，也不妨先斬後奏，何況是尋常的兩個人犯呢，那當然更是行所無事了。不過有一件，假如要把人殺屈了，身被糾彈，奉旨查辦，若把事情平反過來，就算是撫，卻也難免咎有應得。但是死者已經不可復生，縱然得了昭雪，也徒抱憾九泉而已。再說當日首縣奉了沈公的交派，把兩名犯人從制台衙門帶了回去，因明天就處決，自當格外慎重，便命收在內監。按理說，獄不通風，何況是定了罪的死囚，就是親人，可也無從探視。無奈中國有個慣例，就是錢能通神，不管什麼辦不到的事情，只要你肯拿錢去墊，打不通的路，也可以打通，辦不到的事，也能夠辦到。因此當天夜裡，便有人進得內監，前去探視。倘問此人是誰，便是熙智的徒弟達空。原來他托人寫呈狀，到處遭到拒絕，只急得走投無路，但是要救師父的心，始終也不曾鬆懈，所以便帶了廟裡的一名長工，住在店裡，以便就近設法，並且容易探聽一切消息。後來聽得這件案子，已經提到制台衙門裡去審訊，達空這一喜，真是非同小可，以為是吉星高照，師父從此可就要得救了。他所以這般癡心妄想，因為師父曾經再三囑咐於他，說是要申冤雪枉，非到制台那裡上控不可。偏是那些寫呈狀的人，不知是何居心，全都不肯給寫。如今好了，總算皇天有眼，居然也有這麼一天，這場冤屈，還有個不得洗刷的麼？滿懷高興，便忙著托人去打探消息。

無奈制台衙門，不同縣衙門，枉自費了一片心機，可也打聽不著一些下落來。就算肯於花錢，也苦於無從使用。這是因為沈公馭下極嚴，一經有了劣跡，除去斥革以外，還要辦罪，所以那些當差的人，在睡裡夢裡，都要害怕。並且這件案子，一來辦得機密，二來辦得迅速，有那得不著消息的，自不必說；有那得著消息，而且貪圖錢財，肯於冒險洩漏的，但也沒有那個工夫。因此達空除去知道師父提到制台衙門裡去審訊外，別的情形，是一概不知，心裡頭又是急得慌，又是悶得慌，就好比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。及至聽得把兩名犯人，仍然發交到首縣衙門裡去，便不由得歡喜，因為從先在那裡，曾經花過錢，探過監，如今再去，那還不是輕車熟路嗎？不料交涉的結果，這一次竟與上次不同，比著以前煩難多了。好在達空捨得花錢，上自書差衙役，下至牢頭禁卒，全用極大的賄賂，一律買通，大家這才肯擔著干係，在黑夜之中，將他悄悄地帶了進去。

達空是抱著很大的希望，以為這場官司，經過制台審訊，一定要由黑暗之路，趨向光明裡去，只要見了面，便可以得著喜信的。誰知剛一見著師父，早不禁大吃一驚，恰似從頭上澆下一瓢冷水來，把以前的熱望，立時就歸於消滅了。這是從他師父的神色中，已經看出事情有些不順。熙智一見了徒弟，心裡一陣難受，眼睛一發酸，兩行痛淚，已是撲簌簌地落了下來。達空看著，也忍不住哭了。蔡屠戶在旁，也皺著眉頭，唉聲歎氣。熙智道：「眼看著這場官司，是要凶多吉少，只怕你師父，在陽世三間，還僅有幾個月的活頭。我真想不到，在佛門中修行一場，竟會落到這般收緣結果。」他說到這裡，聲音發顫，再也說不下去了。可惜他於生死的大限，還知得不清，以為縱定了死罪，少不得也要秋後處決。誰知事有不然，生命僅僅地剩了一天呢。當時達空聽了師父的話，心似刀挖，非常酸楚，但以為既有幾個月的工夫，不愁沒有法子好想。再者據師父的口氣，大概還不曾定罪，像這樣絕望的話，也未免言得太早，便又問道：「莫不成制台也會冤屈好人？」熙智搖搖頭，顯示出一種失魂落魄的樣子，慢慢地說道：「我並不怨制台，兄弟怨我自己的命，反正這件事，活該就結了。」達空便又動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熙智這才把先跟胡得勝對質，以及今天當堂辨認的情形，全都對徒弟說了，最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制台的心，總算已經盡到，無奈我的命，是前生注定了，該受冤屈，那可又有什麼法子呢？」達空道：「或者王老兒父子早就跟胡得勝串通一氣，也未可知。」此時蔡屠戶忽然大聲道：「那還用說麼，反正我跟你師父的這兩條命，是直送在胡得勝一個人的手裡。我真不信世界上會有這樣狼心狗肺的人。死活算不了什麼，只可恨我出不得這一口氣，要是先殺了胡得勝，再去給他抵償，死了我也願意。」他說到這裡，不由咬牙切齒，怒目擰眉，表現出一種飲恨不平的樣子來。

當時熙智看在眼內恍然若有所觸，臉上現出又嚴肅又悲慘的神氣，望著達空說道：「徒弟，我要問你一句話，平日師父待你如何？」達空見師父問到這裡，趕忙跪下道：「你老人家待我是恩重如山。」熙智點了一點頭道：「你知道很好。現在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，你可能記得住麼？」達空道：「師父吩咐，自當銘心刻骨，決不敢忘。」這時熙智忽然一變從先頹喪的神情，很興奮的說道：「那狠毒的胡得勝，真是我前世的冤家，今生的對頭。眼見得我這條性命，要斷送在他的手內。你要是我的好徒弟，不論遲早，千萬休要忘了給我報仇，倘能叫那廝一樣兒的頂上餐刀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會瞑目。這就是師父的遺囑，記得也在你，記不得也在你。」那時達空跪在熙智的面前，聽到此處，不禁悲從中來，便抱住師父的膝蓋，失聲痛哭。熙智也含著眼淚，卻厲聲說道：「哭的日子在後頭，我還要問你，你可能夠記得住麼？」當時是話趕話，沒有猶豫的工夫，達空便應聲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放心罷，徒弟至死也忘不下。」熙智點頭道：「如此很好。」達空話已出口，卻又醒過味兒來，覺得師父這樣吩咐，自己這樣答應，事情透著不大吉祥，便又找補著說道：「但盼能夠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，你老人家的話，作為無用才好。」熙智道：「那也只好看罷。你且起來，不要盡管跪著了。」達空揩了一揩眼淚，這才立起身來，口中還唏噓不已。那蔡屠戶眼望熙智，先叫了一聲師父，然後很感慨的說道：「不管將來怎樣，你倒有這麼一個好徒弟可以托付。我雖有妻有子，不但一點用處也沒有，還是我身後的一塊累贅，看來只好死的死，活的活，由他去罷。」蔡屠戶說到此處，不免有些傷心，深深的歎了一口氣。熙智唉了一聲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，幸虧你給我提了個醒兒，不然，竟自忘懷。」

我看著你，比我自己還難受，那萬分對不起你的話，也不必再說。倘若咱們二人有個三長兩短，你家中善後的事，全都交在我身上，你不必掛懷。」熙智說到這裡，便又掉過臉來，向達空吩咐道：「我说的话，你聽見了麼？這位屠戶朋友，無端遭此大難，全是受了我的連累。萬一將來有個不幸時，你切記著，要供給他家中豐衣足食，他的孩子長大了，也要盡到你的力量，一手提拔於他，能夠這樣，便算你對得起我。我雖不敢說對得起他，多少也算盡了我的心。這就是你師父第二件遺囑，跟以前所說的，一樣兒重要。倘若你略微有些怠慢，那便不是我的徒弟。」達空連連的答應著，等著熙智把話說完了，便道：「師父放心，倘若用得著時，一定照辦。」

當時蔡屠戶滿臉都是感激之色。剛要想著說話，忽然從外面慌慌張張的走進一個禁卒來，向達空說道：「快走罷，查監的可要來了。要是叫他撞上，那個亂兒可就大咧。」熙智一聽，趕忙說道：「趁早兒快走，休要耽擱了。」達空此時，覺得還有萬語千言未曾傾吐，但也不敢再行留戀，怕的是惹出麻煩來，難以收拾，只得眼淚汪汪的說了一句道：「師父保重！」便隨著禁卒，含悲忍痛的走了。當時禁卒把他領發監外，又由一個得了錢的差役，一直再把他引出衙門，只見燈火輝煌，人來人往，賣各種零碎吃食的，很是不少。本來縣衙這種地方，就是到了深宵，也是一樣熱鬧的。達空走到外面，覺夜風習習的吹在臉上，神志為之一清，便長長的出了一口氣，把眼光向下裡一望，找那跟他一同來的長工。只見他同著一個壯年人，正站在衙門照壁前頭說話。達空走了過

去，長工把那個人向他引見，原來就是蔡屠戶的妻弟李剛，他是受了李氏的囑托，來打聽消息，知道這案子已由總督衙門，再交到首縣裡，他手內無錢，不能打點，也不敢存著跟蔡屠戶見面妄想，只得陪著笑臉，想著跟縣衙門裡的差役，探聽一點情形，回去好告訴他姐姐，無奈那些差役，一個個的全都如狼似虎，李剛才一開口，還不曾把話說完，早就給呼喝回去，同樣的釘子，一連碰了好幾個，李剛簡直有些暈了頭咧。想著要就此回去罷，實在覺得對不住姐姐，要是不回去罷，也是沒有辦法。正當進退兩難，在縣衙門附近，走來走去的時候，總算機緣湊巧，遇見了大慈寺廟裡的長工，他們兩人平素本來認識，在此一經交談，互相述說緣由，李剛不由得滿心高興，因為知道達空進去了，兩名犯人，本是一件案子，等他出來時，問一問消息，那自然是千真萬確，比著從差役口中討取個下落，實在強得太多了，因此跟那個長工立在照壁前，安心靜候起來。及至跟達空見了面，三人便作一路，慢慢地往前走著。李剛是有事在心，哪裡忍耐得住，便一邊走著，一邊便向達空探問。達空因為受了師父的吩咐，對於蔡屠戶的事，也自格外關切，如今見了他的至親，便不作外人看待，當下就對李剛說道：「我師父同你姐夫，現在俱是安然無恙，至於詳細的情形，一來路上說著不便，二來話也很多，不如跟我到店裡，再告訴你罷。」

李剛點頭說好。三人便一同回到店房。達空這才把審訊的情形，以及師父囑咐的話，全都說了出來。這種不好的消息一經出口，不用說李剛聽著難受，就是那個長工，也止不住的搖頭歎氣。達空把話說完，臉上也透著淒然。三個人彼此都愣了半天。後來還是李剛說道：「事情怎麼這樣的不順呢？但盼著以後能有轉機，老師父吩咐的話，能夠用不著才好。萬一真有個好歹，我這苦命的姐姐，跟那不懂人事的外甥，可怎麼了哇？」說著，又歎了一口氣。達空聽到此處，便又想起師父，心中一發酸，眼內不由得落下淚來。這正是懷抱不同，各人自有各人的心事。那長工的心境，自然比著二人寬鬆多了，當下便出言勸道：「眼前頭事情不順，那可叫人有什麼法子呢。好在這也不是一時半時的事，還可從長計議，慢慢的再打主意。」

李剛聽到這裡，便又向達空問道：「但不知定了罪沒有？」達空道：「這個可說不清。我曾向縣衙門裡的人打聽，他們都回說不知道，大概總是沒有定罷。」李剛道：「這樣還好。」三人又說了一會，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。後來李剛要起來告辭，那長工便道：「你還要打算走嗎？也不瞧瞧，天到什麼時候了。」

住在這裡，等明天早上再走罷。」達空便也同聲挽留。李剛想了一想，實在是夜色已深，行走不便，也就答應下來。

一宿晚景無話，到得第二天早晨，李剛忙著要給他姐姐去送信，臉也不洗，茶也不喝，便告辭出了店房，來到街市以上。早聽得沸沸揚揚，有人議論，說是今天出大差。出大差者，即殺人之謂也。還說，這真乃罕見的事情，昨天還沒有消息，今天才打掃刑場，據說是制台交派首縣的，一個和尚，一個屠戶，全都沒有命了。李剛聽了這話，便打了一個冷戰，忙著過去一打聽，果然是花牌樓的那件案子。此時李剛心裡如同著了火似的，也顧不得再去關照達空，只急著給他姐姐去送信，立刻甩開了腳步，如飛而去。再說，出了花牌樓這件命案，原是大家注意，無人不曉的，後來拿了大慈寺的方丈跟蔡屠戶去，早又街談巷議，眾口紛然。現在突如其來的聽得這兩個人，就要在今天處決，似此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彷彿像晴天中起了霹靂，那還有個不轟動的嗎！所以達空雖然悶坐在店裡，不曾出去，但是還沒有等到吃早飯的時候，這個意外飛來的凶信，便像狂風入座的一般，吹到達空的耳中。他剛一聽著，面色登時變了，兩眼發直，週身亂抖，要哭還沒有哭出來，便已昏暈過去。長工給他揉胸口，在耳邊嘶喚，這才慢慢的甦醒過來，一睜開眼，便喊著師父，放聲大哭，驚得店裡人都過來相看。

後來曉得了這件事，差不多是人人歎息，個個悽惶，但苦於無從排解，這才漸漸的散了。長工苦苦相勸，說這不是哭的事，應該預備的，趕快預備要緊。那長工所說的，是叫他替師父辦身後之事，因為這個話有些礙口，所以含糊其辭的，不曾說明。誰知達空聽了，倏的立起身來，厲聲說道：「我這就去辦！」一句話方才出口，轉身往外便走。長工見他神色不對，忙著扯了袖子道：「你去幹什麼？」達空直著眼睛說道：「我到縣衙門喊冤去，好救師父的性命。」說著，掙脫袖子便走。

長工曉得這是辦不到的事，但又無法攔阻，只得一同起身，緊緊地跟在後面，好隨時照應他，省得再出了別的變故。

當時達空是一心似火，兩腿如飛，累得那個長工喘吁吁的緊趕，直鬧得上氣不接下氣。及至到了縣衙門時，只見瞧熱鬧的，已人中人海，所有護法的兵丁，以及軍牢夜役人等，也都伺候齊畢了。達空像是瘋了一般橫衝直撞的擠進去，迳直就要撲奔大堂，卻被當差的人役攔住。他亂推亂嚷，要跟攔著的人拚命。這一鬧，過來阻擋的人更多了。他便捶胸頓足，大聲呼起冤來。正在這亂烘烘的時候，忽聽得一聲吆喝，說是差使出來了，那些差役，便橫拖倒拉的，將達空扯到一邊。但見兩名犯人，全是五花大綁，有人把他們架到一輛敞車上去。熙智是臉上刷白，一點血色都沒有。蔡屠戶是大罵胡得勝。達空看在眼內，不啻萬刀攢心，便扯著喉嚨，大喊師父，聲音都變了。

但是熙智此時早已真魂出殼，哪裡還能聽得見。大車出了衙門口，護法的兵丁緊緊跟在後面。所有那些瞧熱鬧的人，也就蜂擁而去。此時扯著達空的差役，方才鬆了手。恰好縣官的轎子，正從裡面抬了出來。達空出其不意，飛也似的搶到轎前，一把攀住了轎槓，隨即跪倒塵埃，口中大呼冤枉。縣官命住了轎，問是怎麼一回事。達空便淚流滿面，訴說師父冤枉，請今日先不要殺他。縣官道：「這是制台的交派，我也作不了主。」

命左右將他扶開，休要耽誤時刻。那些如狼似虎的差役，答應了一聲，便大家一齊動手，拉的拉，扯的扯，把達空給拖到一邊，轎子早已起程走了。此時的達空，彷彿是懸崖撒手，萬念皆空，喉中慘叫了一聲，恰與裂帛相仿，便悶暈倒在地上。